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起漢順帝永建元年  
至桓帝延熹九年

卒順皇帝永建元年帝朝太后於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閭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瞽叟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瘵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郃卽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以來歷爲車騎將軍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救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爲尚書

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東漢紀

一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音轉考囚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  
更被拘繫。張防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  
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每令從  
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放出詔。程復上疏云。  
詔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微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詔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  
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  
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  
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卯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二

二年。以許敬爲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  
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汚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  
之。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策書玄  
纒。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  
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  
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  
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教。以歲時致。

牛酒英初被殺。衆皆以爲必不降志。乃後應對無奇謀深策。皆失望。

司馬氏光曰。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爲也。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其或禮備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脩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可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

通鑑卷之六  
東晉紀  
以處士楊厚。黃璜爲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璜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尼以爲戒。拜議郎。璜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米用之。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類虛。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脩繕。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恭懷皇后弟子乘氏。候商之女。選爲貴人。嘗侍

引御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

###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正不就法

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東魏

四

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

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遷

帝悉從之而宦官○便終不能行雄又請自今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

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

才異行若顏淵子○童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

審覈真偽決志行之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廢

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壽

多得其人

二年徵郎顛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歸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棧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肯致升乎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荅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sub>臣</sub>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後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太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

加以搢撲雄上言九卿太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  
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  
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  
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  
故不封也今宋阿舅裂土開國實垂舊典聞阿舅  
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  
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宿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崇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  
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未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  
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  
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  
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  
便真此雖小忤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  
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尚書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  
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

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本朝號令。豈可踉蹠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宜罷逐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乎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公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

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足。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奏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綬。還

太尉龐參免

咸甲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不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章政，崇道惡，戒出後宮，不御芝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八

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

用周舉之言也

乙亥 四年以梁商為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

丙申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

擊真之操橫為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織微感堅輒引分去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以梁冀為河南尹

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二年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通鑑卷之八十八

東漢紀

九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楊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楊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二者十必四五遠涉萬

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闢。軍行日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士之賞。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十一

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關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

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四年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十一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逵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太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織微成太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六年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

臣

尹

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秦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

年五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馬羨藥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十二

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暘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爲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  
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  
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  
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  
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  
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  
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  
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交豫大兵雲合身首  
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  
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  
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降南州晏  
然論功當封梁冀遇之在郡一歲卒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  
者爲四科帝從之

南  
建康元年立子炳爲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暲監其家中常侍  
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從而未決。嵩乃于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八月帝崩

在位十九年，年三十歲。

太子炳即位

年二歲

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十四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急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正月帝崩

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候到乃

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  
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  
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  
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太將軍冀白  
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  
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  
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討察周霍  
之立文宣戒鄧閹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十五

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成百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

太后策免太尉固迎孟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

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

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帝在位一年年九

歲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

人難可不熟慮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

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爲禮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清河嚴明若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許容切惡也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十六

丁亥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爲孝崇皇

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

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徵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暹糾發其姦。冀恨暹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暹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借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官爲尚書。喬以官爲賊罪不用。由是日忤冀。

地震策免太尉喬

貶清河王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七

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曾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暹殺之。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鐵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爲已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爲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

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  
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  
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  
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  
收繫之亦死獄中

五

三年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常舉賢  
良對策譏刺冀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泣事明  
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專並有  
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六

廣

和平元年太后歸政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壽善為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

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

互相誇競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為

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

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

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

極諫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

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如

此僕亦無一可邪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故

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

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堂

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

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

愧色不疑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

為河南尹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書昏

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東漢紀

十九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

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而行靜室而正

非郊廟事則鑿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

宮重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

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

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快

池沒切

不自覩或荒耽

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

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凡爲天

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

也近孝宣皇帝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

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

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蓋爲國之法

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

通鑑纂要卷之八

東漢紀

二十一

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

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

達來切街脫曰駘其

街四牡橫犇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韃勒以救之豈

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

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

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

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寔之論以

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勲德宜

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

鄧禹。於是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

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

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

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主  
輪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

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

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

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

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

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鐵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

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

辱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必朱。故竭心懷

優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你帝乃赦之  
二年以黃瓊爲太尉

兩末午甲

永壽元年  
二年以韓韶爲羸長

公孫舉等聚衆至二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  
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  
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王者  
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  
地矣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以德  
政稱時人謂之賴川四長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三

大

延熹元年太尉黃瓊免以胡廣爲太尉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  
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

詣尚書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爲託樹

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

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

也到縣遂

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媼之出死

車上安帝

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

得怒族其

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秉

政幾二十年

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

手鄧香妻

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

引猛入掖

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己女遣客殺宣登

屋欲入宣

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

小黃門史

唐衛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衛

對單超左

館與梁氏有隙徐璜貝瓊亦忿疾之於

是帝呼超

館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三

疑之使中

黃門張憚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憚請帝

御前殿使

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

守省閣歛

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鹿騶虎賁羽林

都候劔戟

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

大將軍印

綬冀壽皆自縊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

皆棄市收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

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

胡氏實曰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至是七十

年間去

姦兒立一人主皆出中宦三公無與雖

不與國以

聽其勢亦不得已矣若法三代委任宰

杭州圖書館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乘  
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巨萬侯覽上繚  
五千匹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爲鄉侯自是  
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  
數見白馬今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  
上高祖聞之得無見其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  
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  
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  
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  
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  
茂郎中上官質並上疏爲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  
雲衆狂蕩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定何等語而  
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

黃氏德秀曰桓帝因內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  
救者於是亡國之光見矣

以陳蕃爲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諸侯上象四七  
上法二蕃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  
十八宿蕃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  
之內侯者數人故繚象失度陰陽繆序又采女數

干食肉衣絳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  
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乎帝  
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爲鄉侯  
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

帝聞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國中主帝  
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  
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帝曰敬聞闕夫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瘞歸鄉里瘞年十二姊文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三六

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謀匿瘞託言還  
京師人不知覺有頃難作州郡貶基茲皆死獄中  
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成乃將瘞入徐州界變姓  
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  
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瘞乃還鄉里道行喪服姊弟  
相見悲感傍人後成卒瘞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  
上賓之位而祠焉

單超卒

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王具及葬後五營騎士將作  
大匠起家營其後四侯左指具後徐璜唐轉橫天

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宇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蛟轍韓同辜數言已自專利他人取者翻自辜罪也百姓填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

四年以劉矩為太尉

初矩為雍丘令以禮化氓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

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

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減百官奉真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以劉寵為司空

通鑑纂要卷之六十五 東漢紀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

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佗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

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五年以楊秉為太尉

六年以周景為司空

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秉上言

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  
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  
死或免。天下肅然。

###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  
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  
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  
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  
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 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東漢紀

三八

三百四十一

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稱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  
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  
發疽卒。

### 七年。邠鄉侯黃瓊卒

諡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  
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男進。酌哀哭而去。人莫知  
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

辰甲

交輕騎追之。為沽酒市內。稱爲飲食。容問國家事。釋不答。更問稼穡。釋乃答之。容還以語請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爲人。清絮高廉。而爲季仲。歎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維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八手。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貝瑗爲都鄉侯。

通鑑纂要卷之六

皇漢紀

三九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闈而今執政探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衆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

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賊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詔李膺馮緄劉祐輪作左校

宛陵羊元郡罷北海郡賊汗狼籍河南尹李膺表  
案其罪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  
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  
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也取天下良田美  
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  
入之帝大怒二人俱坐輪作左校

太尉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通鑑纂要卷之六

東漢紀

三

秉清白寡欲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  
當裂土傳爵嬖女冗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  
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賕賂民  
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或買首級要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  
習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下開廣諫道博  
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  
詔問災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  
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

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於太常胡麇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采女田璽有寵帝將立以爲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女亦爲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爲特進封槐里侯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緝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又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

通鑑纂要卷之七

東漢紀

十一

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官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特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才茂切能鑒別也以聲名自

高云

以劉寬爲尚書令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舍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  
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切聞後宮采女  
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  
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  
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  
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東漢紀

三三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膺。  
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  
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  
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悉  
心聽任。使之裒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  
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滂時後宮中

官用勢縱，穢卒聃勸璿收捕，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璿，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尹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暲，吝不得，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宦家屬，無少長，悉棄市。於是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尚耻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邪？劉瓚成璿，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平原襄楷上疏曰：劉瓚成璿，志除姦邪，而遂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

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璫瓊，竟死獄中。岑  
駉逃竄，獲免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  
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誅訕朝廷。  
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  
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  
人，譽愛國忠公之臣。比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  
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  
等比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  
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  
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  
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  
言宜坐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

以竇武爲城門校尉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  
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旬施  
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九

起漢桓帝永康元年  
至獻帝初平元年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  
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  
譖等使訟之武上疏曰庸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  
而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衷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不寓荀  
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鑿鑿宜以次貶  
黜信任忠良平決臧否音鄙善惡也使邪正毀譽各得  
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  
印綬謂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擢迭爲唇齒其意如  
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  
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  
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  
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

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真氏

德秀

曰當議之與本由姦豪驕恣爲民蠹賊

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何罪之有桓帝以璧

倖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舍士一網而空之書名

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爲郎中

卓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帝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歲初竇后旣立御見

通鑑纂要卷十九

東漢紀

其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

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

音條

問以國中宗室之

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曰太后定策禁中以儵

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

爲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

陳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

之者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濟亭侯宏至入卽位。

追尊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

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竇太后臨朝。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賢

禮儀卷第九

東漢紀

主

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列於朝廷。與兵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譖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寒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筆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  
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專制省內武  
先白收霸及蘇唐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

后宥

音澀

豫宥也不定也

未忍蕃上疏言侯覽節公

乘斯王甫

鄭颯

音立

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

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  
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

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  
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  
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

通鑑纂要第十九

東漢紀

四

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祈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

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尚書

主皇太后官

鄭颯送北寺獄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節甫勳冰

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納爲奏九月武出宿歸府

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瑤瑤盜發武奏

罵曰於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

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

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出御前

殿拔劍踊躍趙婕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

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

至北寺獄收黥水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

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

校即五營皆掌宿衛兵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

常侍及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入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黃門反逆

何云竇氏不道耶甫使劔士收蕃送北寺獄即日

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

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

士大呼武軍曰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

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曰

通鑑纂要卷第九

東漢紀

五

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

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

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

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

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

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

受

張氏裁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

弱一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之勢已成三也武等

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太后未明禍亂之源

中外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槩欲施之使之人人自疑及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處大事者顧知是耶若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小人之法也

配

二年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

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收葬

通鑑纂要第九

東漢紀

六

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

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旋視也復反覆也之報

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

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

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

以劉跽爲司空

跽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汗

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

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  
八顧。張儉、翟超、岑晫、死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  
八及。度尚、張逸、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音及、鄉  
王章、爲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  
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  
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  
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  
朱寓、荀昱、程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  
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  
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  
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李膺詣詔獄。考死。門生故  
吏。並被禁錮。范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  
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  
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  
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  
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

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道。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口。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懼黨錮之禍。

司馬氏

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

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四年。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供養資奉。有加於前。

熹平元年。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

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然溫柔謹密。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皇太后竇氏崩。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音庇影屬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

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

通鑑纂要卷第十九

東漢紀

九

三十一

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母臨天下。援立聖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宜合葬宣陵。帝從之。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侍中段熲代。

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惺

初渤海王惺以不道貶爲廩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旣而桓帝遺詔復之。惺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惺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惺。詔冀州刺史收惺。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傳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五年。以唐珍爲司空。

通鑑纂要卷第十九

東漢紀

十

三章  
口天

珍。中常侍衛之弟也。

三年。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堅。富春人。先是會稽妖賊許生稱帝。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破斬之。

四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司馬氏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孝靈之時  
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  
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深可為戒哉

辰丙

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黨人者或着年淵德或衣  
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  
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宜加沛宥  
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  
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  
官禁錮爰及五屬五屬內之親也

通鑑纂要卷第十九

東漢紀

二

巳丁

六年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帝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  
太子舍人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  
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為篆者皆加引召  
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  
之徒置其間意喜同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  
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曰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  
知已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書畫  
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不可使治民  
及在州郡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作骨肉假名稱

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許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胡氏寅曰。靈帝好學春秋。嘗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才書篆末技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也。人君無高遠之志。則已。苟有高遠之志。監漢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然後知書之有益也。

光和元年。以張顥爲太尉。

通鑑卷之九十九

東漢紀

十一

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十餘丈。

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鬪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而令搢紳之徒。委伏吠齕。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繁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蜺螭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讒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將爲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聖朝旣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重中常侍河南呂強。懸邕無罪。力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刺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爲渤海王懼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豐及兄弟並被誅。

初開西邸賣官

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

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疆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起二年。太尉橋玄罷。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子弟爲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摧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球酷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

封中常侍呂強為卿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卿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然邕對問，毀刺貴臣，議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嚙，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宜徵邕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人。

胡氏寅曰：呂強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然且不能

漢書卷九十九

東漢紀

十五

受則市權怙寵，有怨無厭之事，必不萌于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荷榮祿，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強其賢矣哉！

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寶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徒。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

焉用彼相邪。郤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郤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郤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中

三年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后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爲侍中。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圃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通鑑纂要卷十九

頁漢紀

十六

胡氏寅曰。芝松假託經義以文其說。所以欺靈帝也。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辯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哉。

酉

四年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效。

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爲私稽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名爲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  
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鹿聚  
大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  
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太尉許穢

乙六切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

宦者子弟寶者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  
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  
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  
鳳帝以讓穢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  
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  
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揚賜  
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  
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爲意角遂置  
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各立其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

獄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  
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爲內應。  
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  
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  
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  
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角自稱天公將軍。  
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  
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

通鑑纂要卷九

東漢紀

十八

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  
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銅久  
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  
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  
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  
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  
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懼。第宅擬宮室。上嘗欲

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諷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諧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寧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諧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議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

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

與縣通

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

縣與縣通

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胡氏寅曰甘矣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考掠禁錮爲之辨理者隨卽

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黃巾賊起，約封譚、徐、奉、節為內應，張讓賓客與之交通。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寬也。且呂強乃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以讒死。然則靈帝特愛中常侍之回譎者耳。豈非資稟不移，難以語上哉。

###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冠賊免。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通鑑纂要卷之九

東漢紀

千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可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嚴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焉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爲刺史平之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羣散緇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問湯定百姓以安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毒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

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

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滅死一等

巴郡張修反

脩以妖術爲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

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

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

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後攻梁弟寶於

下曲陽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

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飭故所向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非宮伯玉爲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聚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

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頌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旣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遂

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  
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  
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墮宣稅晦而塚災  
自生袁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  
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諧  
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  
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  
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疆折賤買  
謹得本賈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卽受材木腐積  
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  
令西園騶音劓分道督趣讀爲促恐動州郡多受賕  
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  
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  
以有清名減賁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  
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  
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以崔烈爲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本

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而聲譽頓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封官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爲破虜將軍。統於溫。

通鑑纂要卷十九

身錄紀

十四

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賜旣免帝閔。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爲司空。薨。諡曰文烈。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將軍董卓破走之。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縮帛物積堂中  
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  
於河間

胡氏寅曰靈帝崇積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  
於大盜其為來世之鑒豈不厚哉

寅

三年遣使就拜張溫為太尉

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中之功忠遣第延致殷勤於傅燮  
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

通鑑纂要卷之九

東漢紀

五

五

三

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  
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四年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

守傅燮與戰死之

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五年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

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

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

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辰

丁

寅

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六年，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進，說帝遣進西擊韓遂。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四月，帝崩。皇子辯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通鑑纂要卷之十九

東漢紀

其

三十四出之

封皇弟協爲陳留王。

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四歲。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卽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爲陳留王。

年九歲。

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

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已。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后暴崩。

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叅預政事。何太后輒禁蹇之。董后忿詈曰。汝今

通鑑纂要卷之九

東漢紀

廿七

斬張猶疆梁也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

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藩后不得留京師。

請遷官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

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宦

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

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

袁紹說何進誅中人。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

以下。以三署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更直侍中郎將補其處。大

后曰。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度側與士人共

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太后毋  
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爲其障蔽  
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進又新貴素敬憚  
中官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  
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  
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  
旣治其罪當誅之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  
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  
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皆詣臣言稟請爲稟賜斷絕妻子饑凍挽臣車使不  
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今以兵屬皇甫  
嵩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進召之使將兵詣  
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進使騎都尉鮑  
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  
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大照城中皆  
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  
讓等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  
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爲  
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

紹從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  
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  
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  
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  
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  
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  
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使潛聽具  
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卽  
爲詔以樊陵爲司隸許相爲河南尹進部曲將吳  
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  
王劫省内官屬從復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  
閣道窓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  
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  
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遂攻殺苗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  
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進攻省内讓珪等  
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  
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  
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劒斬數  
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

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維合。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此。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通鑑纂要卷第九

夏漢紀

三

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卽位。遂弑太后何氏。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木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豈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

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協。隗解帝璽。綬扶下殿。非面稱臣。太后綆滄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公卿以下不布

通鑑纂要卷之九

東漢紀

三

三自甲四

服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爽。蟠等。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入勸之。

行笑而不容竟以壽終

以表紹為勃海太守

卓購求表紹急周諮伍瓊曰紹恐懼勢必為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歸陳留

漢 孝獻皇帝 初平元年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表紹為

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

通鑑纂要卷之九

東漢紀

三

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井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眾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弑弘農王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諮

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

不答。以災異奏免琬、虎等。以王允爲司徒，伍瓊、周  
岑、囹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  
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  
何用相負？收斬之。」虎、琬皇恐謝罪。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重駕西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  
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饑餓，寇  
掠積屍盈路。卓自雷屯畢圭死中，悉燒宮廟官府  
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雜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  
皆委之王允。允外相濡綏，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  
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  
豫州刺史。

堅至魯陽，與袁術合兵。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  
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異。

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為內謀會病薨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馥紹竟通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卓自為太師

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脩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

將軍還相嫌疑何也。術卽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熲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卓至長安

館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舉冀州以

讓表氏。馥性恇怯，因然其計。乃避位讓紹。承制以  
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爲奮武將軍，  
使監護諸軍。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  
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諝皆爲謀  
主，馥尋自殺。

###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  
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  
南以待其變。」操善之。

### 卓以張楊爲河內太守

###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羅漢書卷五

東漢紀

三六

三首五九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  
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  
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  
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  
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  
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  
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而  
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  
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祖敗走  
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  
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  
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結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陵以來世  
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  
掩殺漢中太守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  
使璋喻焉焉留不遣

三年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  
遂掠潁川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  
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曼兄子璜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  
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

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  
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  
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  
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按手戟擲布。允  
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  
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  
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  
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  
今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  
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  
以戟刺之。卓乘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  
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卽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  
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裳。市酒  
肉相慶。宗族在鄆。皆為其羣。下所殺。卓素充肥。暴  
屍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始是  
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  
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共  
秉朝政。

黃巾寇兗州 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 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岱  
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因往說別  
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  
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  
獲賊遂退走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  
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  
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

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  
其自疑非所以安之道也布又欲以卓財物班  
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  
亦負其功勞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褻疾惡  
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是以群下不其  
附之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時  
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  
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  
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不  
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

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爽、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sub>蜀兵也</sub>，內反，引僮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僮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僮等收司隸黃琬殺之屍，允於市，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僮汜、稠及張濟自為將軍。

四年以陶謙為徐州牧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前方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陶謙別將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鄆城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鄆不克，乃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自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兵無部伍，不習戰。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非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而難其人，衆咸曰：「右非平田疇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而遣之。疇至長安，致命還北。至虞已死，疇謁墓哭泣而去。其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乃爲約束班行於衆，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圖書館

而盟曰君仇不州吾不可以立於世近人於無  
中營深險平敵地備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  
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乃為約束班行於眾眾便之  
至道不捨遺北邊◎於服其威信焉桓鮮卑各遣  
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杭州圖書館